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一

中庸

自誠明謂之性章

首句指誠者言。次句指誠之者言。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不同。彼是統說道理。此是說兩種人道理。而意却注重自明誠。

章世純文聖人之誠明。亦何可析也。既發而有其辨。**評**未發亦誠明。已發亦誠明。明誠之未發已發亦然。自誠明者豈必待發而後見邪。彼蓋以誠爲內。明爲外耳。謬甚矣。

兩自字境界不同。兩則字口氣迂直各別。須體貼註中虛實。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兩句同一則字。上則字快。下則字遲。上則字直。下則字曲。世間除却生安一二人。其餘皆自明誠者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明。篤行所以誠。使謂只去篤行而不必由

於學問思辨。則吾不知其所謂行者是行個甚。篤又是篤個甚。今之儒者。有懲象山陽明之學過於高明。以爲寧取實腳一路人。其意未始不厚。然遂使村豎白丁。人人皆闖向使象山陽明見之。不足當其一笑。適以張其軍而助之燄耳。知而故惑之邪。是爲狙公。不知而受其欺邪。是惑則愚。兩者均無所可也。故今日學者。但有求明一法。無遽求誠。不明而誠。所誠皆錯。悍然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卑弱者終爲俗學。其高強者必一折而仍入於象山陽明矣。可不愼與。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章

盡其性。人性。物性。各有實理。必知明處當。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到。此之謂盡。非異端之見性了性也。時文每作一盡其性。人物無不盡在裏許。是彈指出定。三界一切惟心造矣。豈惟不識性

字。直不曾識得盡字。

盡人性。盡物性。都是實象。說做一盡性便了。竟成無相光中世界。埽却事理兩障。則聖學聖治皆漸滅矣。

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疊句法。自取支離之誚邪。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闕一邊講便不是。或曰。如公言逐層貫遞。不疑於漸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疆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坐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疆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

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備。而要其所爲盡處。於人於物

又自有各正之理。善推之序。

林實文見有利而後謀之。見有患而後拯之。以此謂仁謂義。功利之所在而喪其懷來。盛德之不終而忘其彝秉。以此謂道謂德。其亦未覩於盡人盡物者。**評**自秦漢以後。極治之世。其本領不過如此。朱子謂陳同甫以聖賢事業。向利欲場中比較。此毫釐千里之謬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足信程朱理氣之說至精而無可疑。

上言性。此換化育。上言能。此換可以有義理在。

朱子謂千五百年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

之間漢唐賢君何曾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然終久殄滅他不得可知贊化育是實有其事即無其事而事之理自在如此看則可以三字越活動越著實

參贊都是實事不徒作頌子

贊天地只在盡人物處看

贊化育之事只在人物身上看贊化育之功却在天地身上看

黃淳耀文 言誠有兩端道器道器而已化育以前形而上之道也化育以後形而下之器也 評 道器本不相離無形時安有上形下處道即在如此分開不得 文 人必不能中立於道器之間而無所處則偽之所積日以下而誠之所積日以上矣 評 然則偽豈配器哉

歸有光文 衆萬雜揉合之而爲一體化工浩淼揉之而與同運 文

【通說】語類道家旨則經術【評】此四句只道得氣化上事雖語近橫渠。然橫渠也多言氣化不是指聖人功用。橫渠說聖人處煞精實。此却止是廓落之言。無當經術。大約諸公見理不真實便以廓落爲極至耳。

至誠實際。到贊化育已盡。末二句只是從此推擬品位之同。不是這上面還有事在也。

參贊不是無分。却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分上說也。

上六句有層次。下四句文法急疊。道理無層次也。

上六句有理一。有分殊。人每拈一放一。多失之直捷。下四句本無層次。只是疊句文法。人每挨演口角。致失之支離。

附此章文

推誠明之全量。由盡性以極其至焉。夫吾性中本統人物而位天地者也。惟至誠能盡之。則兼盡之。則已贊之。則已參之矣。中庸言道首言性。性天命者也。天不僅於一人命之。蓋人人命之者也。不僅於人人命之。蓋物物命之者也。人物各命以一性。則人物各命以一天地。然而人人不能天地。物物不能天地者。非所性之有殊。而能盡與不能盡之別也。其所以不能盡者何也。天命一也。而氣質不一。受淸者人矣。受濁者物矣。惟其受者濁也。故不能誠。即能誠也。必不能明。不能誠而明。故物必不能自盡其性。而物與物隔。物與人隔。物與天地隔。於是乎有盡物性之人。無盡人性之物矣。氣質不一也。而嗜欲又不一。得純者誠矣。得駁者人矣。惟其得者駁也。故不能誠。或能誠也。亦不能爲自誠明之誠。不能爲自誠明之誠。故人有不能自盡其性。而人與

人岐人與物岐人與天地岐於是乎皆能盡人性之人皆爲求盡性於人之人矣自今思之其唯天下至誠乎天下氣質之偏者不可謂誠全者亦不可謂誠即猶有氣質者亦不可謂誠之至天下嗜欲之多者不可謂誠寡者亦不可謂誠即求盡嗜欲者亦不可謂誠之至故誠爲至誠則凡天下之有誠有不誠者不可得而幾也天下之由不誠以及於誠者亦不可得而加也由是以其誠而知則爲生知以生知知吾性之理形上形下罔不格矣以其誠而行則爲安行以安行行吾性之事由仁由義靡不中矣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夫性一而已上而爲天下而爲地聚而爲人散而爲物皆是性也至誠能盡之斯無不盡之矣然盡則俱盡者天下之理未始不一而盡必兼盡者天下之分未始不殊則人其同體者也同體而異性乎至誠由己

以推之而有所以變其氣質之道而有所以治其嗜欲之宜則人性盡矣而物其共命者也共命而各性乎至誠由人以及之而有所以用其氣質之權而有所以遂其嗜欲之法則物性盡矣夫至誠盡性之能事至於盡人性盡物性如此然則天地之內惟人物而已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惟能盡人物之性而已矣然而天地且有不能盡焉者人物有氣質天地能生之未必能變之用之也人物有嗜欲天地能容之未必能治之遂之也而至誠則已變之矣治之矣用且遂之矣則凡天地之化至而育不至育至而化不至化育至而皆有所不至天地固懸一事以待至誠即懸一位以待至誠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至誠位乎中也久矣而人且疑其可贊而不可參也是猶論官者克任厥事而猶謂其不足立乃位也豈其然哉若是者非謂其盡性

之後而後見其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參天地也資可以參天地而後謂之贊化育資可以贊化育而後謂之盡人物之性資能盡人物之性而後謂之盡其性資能盡其性而後謂之天下至誠非其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者其孰能與於斯

其次致曲章

此至次與孟子養氣章義不同近人都說做亞聖一種人坐不看註耳

其次對上至字然除却至誠其餘通大賢以下皆謂之次不止說一種人也但有能致不能致致足與不致足之異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致故只成蠢蠕致只是推擴將去使復吾性所固有之全體而已故曰曲能有誠

陸文霦文　次不一其人亦不一其功讀曲字正各不同學利困勉

皆是。

曲只是誠之一偏，纔見曲便是誠，本非二物。

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

【雜纂】【駁】性之所有者曲也，則是非曲也誠也。【評】謂曲亦是性，則得，不可謂性之所有者曲，誠與曲混不得。【駁】曲之所有者誠也，有之斯能之矣。【評】有從能來，能不從有來。若論固有之有，則不可以曲名矣。【駁】廣大者性之體，而必端倪以自徧，此誠之謹忽而息於其微也。【評】誠不是一物，能有誠，謂德無不實耳。蓋中庸誠字，有指理言，有指心言。指理者可與性天通，指心者只就人能實有此理言，不可與性混作一虛空道理看也。【駁】性人無權

而後聽於天之自至則凡所謂曲者本天之事也。評曲本從氣質之性來。故亦本於天致曲而有誠。却是人事。

歸有光文云云評逐句個個誠字。時人亦知之但似一誠後自然無不至者却疏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爍一步却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逐節上做工夫亦不是底處一誠便了也。此義時人未解。有問馬君常稱其形著明內俱暗藏箇致字。即此義。曰此却又別致只帖曲上看。到有誠則此理已實。以下都從誠字說。不復粘煞曲字矣。若仍只有致曲。後何得云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耶。

到能化則誠之體亦足其用亦全。更無分別處。指其盡頭言也。謂仍指上節至誠。則語成歇後。謂至誠即其次之稱。則名號混亂。須見分曉。

附首二句文

求人道之誠由偏而得全者也。蓋誠一也，而必俟致曲而能有者。則不謂之至而謂之次矣。至於有誠，又安可量，且天盡人而予以性，則盡人而予以參贊之權矣。而獨尊一人以爲不可及，則以天下無不足於性之人，而有不足於誠之人也。然則人第求足其誠焉而已，而又不能，則吾又謂其無不足於誠而有不足於性，非不足於性之理，而不足於性之氣也。蓋理止一原，氣有萬變，受理者無一異，受氣者無一同，惟無一同也，故天下皆有未足乎誠之質，惟無一異也，故天下皆有取足乎誠之功，則不得不推夫理全而氣又全者謂之至，則不得不分夫理全而氣偶偏者謂之次矣。而抑有疑焉者，至次之名，相去而實相近也，其必與聖人未達一間焉，然後可而下此遂無足幾者耶，不知

人之品量雖甚懸絕而以誠視之則止有至次而已矣以至誠視之則皆爲其次而已矣何則自大賢以下至於恒庸其未得爲誠一也自恒庸以上至於大賢其可以爲誠亦一也蓋其未得而誠者惟曲之故而其可以爲誠者亦惟曲之故其所謂曲者何也當夫理全而氣全則天下之氣皆統於理而不分此之謂性當夫理全而氣偏則天命之理反附於氣以自見此之謂曲也蓋理虛而氣實實者得則虛者無不得矣故性見於誠之後氣私而理公私者盡則公者亦無不盡矣故曲見於誠之先然則至之獨尊乎次者惟誠以前無此曲折耳然則次之微遜乎至者亦惟誠以前多此曲折耳曲折者何翳惟致曲曲之囿於稟受者其體超於稟受之初而離稟受無所求體也即其所囿者而一致之致其不及而無弗及致其太過而無或過致之

所以爲充盈也。曲之分於散殊者，其本立於散殊之上，而去散殊，無所得本也。即其所分者而各致之，致其所知而無弗知，致其所行而無弗行。致之所以爲積累也。今夫人有僞妄而不能誠者矣。未有充盈而不能誠者也。有虛間而不能有其誠者矣。未有積累而不能有其誠者也。惟曲有自達於誠之功，斯誠無不各給於曲之勢。亦惟誠無或離於曲之道，斯曲無不共極於誠之原。一曲之自行一誠也，衆曲之正有一誠也。彼以順行而有之，此以逆取而有之。彼以統同而有之，此以博求而有之。彼以神靈而有之，此以漸次而有之。其所以爲誠者不同，而誠固無二誠也。蓋莫不生於二氣，而近健者剛居多，近順者柔居多。惟不能自克其剛柔之用，故乾坤之理恒虛，亦莫不出於五行。而得木者仁嘗勝，得金者義嘗勝。惟不能自極其仁義之純，故

天地之性雖返誠由致曲而至於有誠而誠之所極又豈有畛域哉。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此節首二句喝起國家將興以下一氣直貫到禍福將至句一住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道也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至誠前知看之道可以四字自分明。

道可前知言理本如是自蓍龜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禍福將至以下言惟至誠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也先知如神中至誠正有審機之精與修救之妙豈做同讖緯術數之學哉。

禎祥妖孽無人不有單說帝王便講不去

在天地間有實理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人有是心則實理在

我故至誠如神也。著龜四體之自見自動。無時無事不然。非至誠之見之動之也。而惟至誠乃見其見動之所以然。以其道也。見動是著龜四體之自然見乎動乎是道。皆公共之理。到即見動而先知善不善。方是至誠之神耳。

見動只在著龜四體。知其見動却只在至誠。無至誠眼前刻刻見動。誰能知得。

看兩乎字。則吉凶原不關著龜四體事。著龜四體固不知其該見動也。然則以爲此爲見此爲動者。原是至誠耳。至誠如何便知其見動。在天地間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湊著便得。世間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空消滅耳。可見見動原在至誠心眼裏。

陳際泰文 惟動以誠。故可前知。不然。世之雜然而動者固多矣。其

能盡信之乎。[評]必誠而後動者可前知。則至誠之可知者鮮矣。正于雜然而動處能盡信之耳。[文]詭而動者之不足據也。[評]詭而動。即是詭足據矣。[文]浮而動者之不足憑也。[評]有浮即可憑。

曰動乎者。即指禍福善不善。非泛言四體之動也。纔有動。此理便斷。不論動之誠與不誠有意無意也。

至誠前知。只是理耳。豈道五經之蓍乎。

善即是福。不善即是禍。然不云禍福而云善不善者。註云理之先見者也。程子謂蓋山人能前知。然聽其言論亦無異人處。只是久靜氣虛。虛生明耳。與所謂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者異矣。前知須辨定理字講。

善不善便是禍福將至之兆。猶言吉凶也。

[金聲文]人之於善莫不雜。而至誠者但得一善。學之於善莫不膠。

而至誠者又未始有善。【評】此善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體之善。禍福將至之先，其機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若作本源善字看，則兩之字先說不去，不善何亦有機，不得不轉入無善無惡去，正所宗旨如此。爾若儒者，無非這箇耳。凡入禪學，則一切文字語句無一定名義，皆可假借為言，雖彼句別字，不礙了悟。吾儒不然，字字有下落，彼此不相混，其極頭合一處，更自分明。

幾在事先，理又在幾先，一路追到極平定地頭，卻正是神妙不測之蘊處。

【唐順之】文有一善一不善為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云云。【章胡茲】先知當是靜照耳。若云誠動於此，幾於有意將迎矣。且誠何以動，亦無究竟義在。【評】幾動於彼，事物呈其朕，如禎祥妖孽蓍龜

四體之感誠動於此幾至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動則俱動非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聽聰而心通理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二氏之說非聖賢語也即由其說言之照即動也彼意欲其雖動而本體常寂故曰靜照非有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用智非誠動也荆川語本無病且正見其體用之精

【皇世純文】天下之物莫不能效幾先之用而人不能物無機人有機也【評】著遊刃通彼竅彼亦不能神豈亦有機耶【文】一心之靈四體之動我以機智自用之則天下得而用之矣【評】越機智天越用之所謂不善之動也【文】物之能為吉凶先者又豈不至神也哉【評】物為吉凶先物寔不知吉凶也【文】人而能物者則人而能神【評】兆吉凶妖祥者非如神也因其兆而即可知吉凶妖祥

者至誠如神之道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以前知爲至誠也。

至誠之知。超乎人物。故曰如神。大力却要至誠離人道而學物。真是可笑。

道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靜動之間者是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人只發揮得一幾字耳。

[illegible]又 無者不可知。有者可知。隱者不可知。見者可知。靜者不可知。動者可知。不於其寂。於其感。道所以正天下之聰明。[illegible]此却予加一倍法。程子不倚爲也。又知所有。不俟其既有。知所所見。不俟其既見。知所動。不俟其既動。不於其著。於其幾。至誠所以豫天下之視者。評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此理顯然。至誠只爭一先字耳。

誠者自成也章

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予意頗與時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則言誠而道在其中。未嘗分也。首節誠者句兼人物而言。而道句專就人說。故上句無工夫。而下句有工夫。然註中即找誠以心言二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下節不誠無物。註即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若不誠以下止說自道。則宜云道之爲貴。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己又何說乎。蓋誠在物爲實理。而在人爲實心。人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假如實心爲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凊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爲自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凊之道亦皆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時說則所重專在道矣。或曰。終始句解自成。不誠句已是說自道。此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

終始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乃責之人耳。未嘗分道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也。不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末節又補而道亦行於彼乎。

首節

此兩句只虛疏誠與道字。而下節誠之爲貴方責在人功。節次分明可見。人要發明兩自字。不道竟做了誠之爲貴題目。非此節本義也。其病總坐不信註。不肯細心體認。若能體認則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得。即虛字語助亦一箇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所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以爲兩自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不通也。這物字包攝甚闊。非對人而稱之物。乃兼人而言也。天地間象緯流峙飛潛動植

凡有形氣者固是物，即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為交接之事亦物也。故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為其包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單屬對人之物也。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曰所以，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貴重之意自見矣。或曰，下文又云誠以心言，似專指人。曰潛室說如彼就一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物必有此實理而成其為物，在一物必有此實心而實理乃成。如物物統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之意。蓋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貴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能也。曰若說天下有自然之成，則自字恐易錯入老莊去。曰不然，老莊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學

慮之苦。理義之障耳。游廣平楊龜山以此意解兩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成之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之謬而併廢正義也

物無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故首句懸空說。物無不誠却不能道道。人心有不誠而能道道。故道道專屬之人。而其工夫只在去其不誠。而物之道。亦自人道之。此末節所以成物也。須看透此意

自成句兼人物。自道句專在人說。故朱子謂不誠句已指自道說言指人之行之也。而道自道。兩道字音義本不同。而道之道。理也。自道之道。行也。自成須人自行。故誠道分開不得。說自成。則自道在其中。講章以誠者句分自成。以下皆主自道。其解最謬。

上句兼人物容說。却有誠之之人在內。下句專就人言。却有自成

成物在內。

說者多謂上句是天命之性，下句是率性之道。本於大全。盛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字無涉。即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即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專屬人身。此道字即誠之事理耳。就誠字帶說。故下面字若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爲誠。亦是倒說。仍與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看章句自見。

天道人道道字。與此章道字迥別。亂拈不得。

【陳定宇】人之心術不同。而意所自發者多堅。所強襲者易敗云云。【辨】良知之說。其蔽正在此耳。【原題】儒術而誤天下。彼亦曰誠。故自成者如純忠純孝是也。自道者忠孝而可行之於君親可達之於後世也。此處用不得格板。全在自家理會。方不爲儒

術所誤。故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至誠如神。神者權也。論理之家。皆皮毛耳。[評]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責當然之功。非謂本之自己者爲眞。而在宇宙事物教學者皆僞也。此皆爲良知之說所誤。嘮叨罵假道學一倒。分毫不切書旨。閱幾社原批。知當時一輩名士無一辨道者可歎也。

誠者物之終始節

因首節上句兼物。下句指人。故朱子謂不誠句已說自道邊。言責重在人耳。即須有人不他始得之意。非分此下屬道也。在物爲誠。在人須誠之。而自道即在此。不誠何。註中專就人心說。正與首節誠以心言相照。

[翼注辨艾]吾今而觀於物。未有知其窮且盡者也云云。[評]終始正指兩頭盡處而言。非循環不已之謂。[艾]不誠則其初亦無從有

物耳。評不誠當就人心說。不當仍從物之本然說。文君子於此旣有得於其理之不易矣。而內外精粗之分。不得不樂而貫之以事。評說成兩橛。其意將上兩句看做造化萬物外事。爲天道自然。誠之句爲君子身上事。是勉然人道所貴。上下都說錯也。誠者終始句。即君子之誠已在其中。但統言人物事物之理如是。故曰懸空說此句。不誠句專就人心說。今將不誠無物。看人無始以來。尤爲謬妄。惟其終始句逆君子在內。故君子何一氣直下。非君子有監於外邊物象而後不得已而誠之也。

陳際龍文 天下之不能無物者勢也。而君子不敢以爲必有。評爲甚要無。爲甚怕有。

誠之貴有工夫在。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節

仁知見處是德，本即是性，故曰性之德。

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故曰性之德。將文只是仁知性也。

或以此章言人道，遂將擇善貼知，固執貼仁說，謬矣。此仁知是指成己成物之道理言，不向工夫推論，到合外內句下，故時措句上，照註補出既得於己處，指此意則作。然亦不可分擇執，蓋成己自有擇，成物亦有執，彼知仁非此知仁也。

【章世紀文】誠能兼成者，有所以成之者也。【評】所以成之者，誠也。仁知乃因兼成而推論及者也。【文】若了於此，亦求其端於仁而已矣。至於及物也，而又資之知矣。【評】仁也知也，是推本語，不是用功語。且仁知並言，不得分次第。若云及物又資之知，然則成物又是一樣，何以云所以成物耶。【文】天下之事，固有無術而可行者，其近者也，家庭之間是也。無術而不可行者，其遠者也，天下

之人是也。[評]以術爲知。豈可言性之德哉。且家庭之間即成物也。仁也知也。本推論成己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知皆吾性之德。誠則實有諸己。其誠己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知。故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己成物。而追本仁知。不是謂求之仁知而後能成己成物也。且又分別出求仁知次第。又將知說做權術作用。然則求仁而不能求知之術。則但能成己而不能成物。必須兩件各求。又何以謂之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哉。直於理解不通。

言仁知爲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自得於己。則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爲。無所不當耳。合外內是指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道字非性道之道。亦并非自道之道。

性字實道字虛。此道字非率性之道道字。亦非而道自道道字也。
性字與合外內相應。道字與德字相應。看本文何決自明。人將性道平對。下句應作道之合外內矣。
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合外內三字。乃與性字相應。
性之德也三句三也字。上兩也字更急。末句較緩。
中二句要直下要急受。末句却急直不得。仁知雖爲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已。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旣得於已四字。即節首誠者二字也。一滾並作固非。即就性德自然順下。亦未發見在。
此節與上節皆只說自成。而自道在其中。故上節註補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此節補而道亦行於彼矣。言外補自道則可。題中平

繳自成自道則顧項。

故至誠無息章

此章分明兩大股。一總結。又是一頭。一過文。一尾。自相照應文字。前六節說至誠。後三節說天地。末節收合。此兩股一結也。以至誠無息爲頭。不貳不測作過文。純亦不已終尾。此三節照應也。其大旨只至誠無息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第七節專指出不貳。不貳者誠也。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難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已。不已者無息也。

通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貳。不貳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已即無息也。

不息則久節

凡天下治理事物名術。亦必不息乃久。久乃徵。道理未嘗二也。然

此却只說至誠之不息。至誠之久徵。人多說向粗外。

陳子龍文 古之聖人莫不有見於世。方其未見。忘乎徵矣。而未嘗不以爲驗也。彼異說者以爲綿綿存之。不勤于用。其誠與否孰知之也乎。**評** 此等論如何動得異說。異說即有徵亦非誠。至誠不見其徵。其不息之誠自在。

徵則悠遠節

陳際泰文 云云。**評** 當時悠遠博厚高明等等。俱看人心性去。如禪門過去現在未來六道因果。總只是一刹那間事。滿地野狐跳豪得大士文。竟實說在功效。如沉翳之日一明。然大士又說向後世粗迹事爲。於至誠界分絕不相似。此古人所以有扶醉漢之歎也。

悠遠二字只一意。悠久二字兼內外。乃有兩義。須將悠遠亦分兩樣。以精神功業支配。理便不確。徵以下皆指功業。功業皆見精神。不可分也。

高明二字。須從博厚中刻畫出來。大士文只將高明作文飾看。而謂至誠但遲待約守。不急役於此。此豈博厚則高明乎。且自悠遠以下。皆推倣至誠德業徵驗之盛。非至誠以博厚高明悠遠爲事。而漸次做成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節

此言至誠與天地同用。天地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是實事。至誠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亦是實事。所以二字。乃其所謂同也。人不能實說。多說向無形影去。又何以謂之用。又何以見其同哉。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自宜在功業上說。俗解以爲粗。偏要說入心性去。此禪家問庭下石在心內。曰行脚人著甚來由放塊石在心頭也。

至誠盡物覆物成物。然有寔事。自當從功化及物處講。正在用處看。三代後太平刑措。總到不得盡物覆物成物中裏。貞觀之治。唐太宗自以爲行仁義之效。歎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而不知其原非仁義也。問何以非仁義。曰。其體不誠。故其功用亦全不是。文武成康之治。惜不令唐太宗見之耳。此針一鍼。直到伯恭同甫皆認賊作子。以至於今未悟也。學者亟當辨取。

悠久合內外。故所以成物處亦徹內外講。成物只在覆載上見。故悠久亦只在博厚高明上講。

悠久非寬大徐緩之義。此因上文之悠久而贊聖人之用之同於

天地。成物當在天地成物上配看。方見所以之意。

博厚配地節

註言與天地同體。正指其功用之所出。非指功用之所至也。若講似載物配地。覆物配天。成物無疆。便是第三節義。非此節矣。

如此者節

此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處。無絲毫不是天地耳。非於覆載成外別有奇事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節

以上言至誠之道配天地。此下三節言天地之道以証至誠。至末節方合併言之而歸重至誠。此節與上六節分界。

自無爲而成以上專言至誠。自一言而盡以下。專言天地。末節乃合言之。言至誠處皆天地之理。然只說至誠。言天地處皆至誠

之理。然只說天地。一夾雜便亂了賓主章法。
天是天。地是地。如何不貳。惟其誠而已。若指其氣之通合爲不貳
則已截然是貳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
可一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節

此是第四節對子。註中誠一不貳是承上節說。本節即各極其盛
四字可作不貳看不得。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得。
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不
貳處便是至誠。蓋天地之爲誠不可見。從此道上見得其所以
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即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
有箇誠。

今夫天節

此節人皆指生物之盛說者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土正照不貳不息意。及其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是非由積累而大。以完語病。則昭昭撮土。其指不貳不息之本可知。蓋此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

昭昭即是全體。拆看云然耳。

若說天去覆萬物。覆得幾何。即覆得甚時。量亦盡於此矣。須是萬物覆焉。只消得一焉字。便覺天體寬大多少。故曰無窮。曰不測。

此節總爲則其生物不測句發明。一路說向外去。極言其盛大耳。人每爲映合至誠。偏要倒裝轉誠字。幷且夾和至誠說到治化上去。皆謬見也。

凡作此節中文。每將聖人治功綴合至誠以爲得章意。而不知其

是亂本文也。自天地之道至此，但言天地，絕無至誠在內。一語夾和，便亂了中庸章法，彼總不知本文中自有章意關會在耳。

註云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貳不息即誠也，只不可說到人事上耳。

詩云維天之命節

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末引文王做箇模樣耳，須得中庸引人意，

天之可見處是不已，文之可見處是純耳，其寔一也。

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說天地之道也只是不貳，不貳即誠也。聖人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說文王之純亦不已，不已即無息也。如此看兩邊結束甚明。

純即是至誠，不已即是無息，此亦易曉，然何故作此複衍語，只為

說至誠與天地同。天地之無息可見。而其誠不可見。故約天地之說曰其爲物不貳。不貳即誠也純也。至誠之誠可信。而其無息不可信。故結至誠之說曰純亦不已。不已即無息無雜也。如此看。則亦字側重不已處。意自分明。

不已即在純內。別無兩層。

人將亦字看做中庸斡旋詩義。便須增出純如何到不已反成兩分。不知詩之言天即是言文。猶中庸之言天地即是言至誠。就詩言詩。不必更費脣舌。

中庸

大哉聖人之道章

首節

通章先有下四節。纔有前三節。先有下二節。纔有第一節。首節先有道。纔有聖人。先有聖人之道。纔有大哉。

大哉哭如與歎。聖人之道四字拆開不得。此函蓋乾坤句也。

大哉句直貫下兩節。

大哉聖人之道。是贊道。不是贊聖人。

看下文一待字。可知雖數千五百年無人行。聖人之道長在此。所謂非道亡。幽厲不由。而朱子以三代下架漏牽補時日。毫無助益於此道也。道不必人而在此。說似與待字語離。却正與待字

義密。

洋洋乎發育萬物節

只虛虛說箇道體如此，若說聖人如何去發育峻極，便非書理。且使第四節亦無地步矣。

不善講峻極者，先定卻道之分量，而後極之天，恰好充塞。假使天再高一層，道必有空缺不飽綻處矣。善作峻極者，只定天之分量，而道必極之天，高一層則道亦高一層，天再高一層，則道亦再高一層，天自高不去耳，道之峻極固無限也。如是方可謂之大而無外。

優優大哉節

揚以任文君子以爲三千三百皆儀也云云。**評**儀原不粗淺，程子所以闢異端，只在迹上斷定，要知迹從何來，知其非則知聖人

之儀固精矣【文】無忌之小人其初皆以行禮爲意者也【評】無忌憚小人先無天在胸坎則曰禮甚爲我設耶安能以行禮爲意哉【文】禮者道之至三千三百非禮之至也君子非徒汲汲於行禮也不使德性問學出於二而使德與禮出於一而至道凝矣而禮乃行矣【評】此段議論見者以爲重禮字而不知其正斷滅禮字也必將一部三禮盡數燒却而獨存無體之禮乃謂之眞禮則聖人之禮云矣此章原無重禮字義即以禮論聖人之道之妙正就三千三百上見故曰優優大哉但人不能脩德斯道不行耳尊德性脩正說脩德故禮與道爲體不可云禮即是德而三千三百爲非禮之至也蓋其所見止激於僞飾儀文之人而因疾惡禮法之士其旣也因疾惡禮法之士而幷抹撥三千三百爲非至道設有動容周旋中禮之聖人過其前必反疑不

如嵇阮之真矣嗚呼此豈文章小失歟

陳子龍文 聖人之道誠大非禮何所附麗哉 **評** 道亦不靠禮爲附麗禮便是道耳 **文** 聖人作禮禮作而道不廢其中後有作者無小不備既盡美矣然而習之者不樂非禮不善其洋洋者不及聖人而優優者不可見也 **評** 若論晉人胸中便在禹湯文武時亦不樂也 **文** 當世之於禮亦云習之而已卒其所云行者非其人不能也 **評** 待人而行行其道非行禮也天地萬物禮儀威儀皆所以見聖人之道皆費聖人之作禮既落村見因看得道爲自然而禮爲假造遂謂無聖人禮無當於道不可行害道更甚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致廣大句與極高明句最易無別講致廣大字字貼私意說講盡

精微字字貼析理說界限方分明。

陳子龍文 聖人之道。其可見者大焉而已。即欲自言其內之所存。聖人亦不能。評 道大字與首句大字不相涉。廣大不是外。精微亦不是內。文 天下之事無窮。而君子悉引而歸之已。斯博業之正矣。評 廣大不指此。此乃精微中事。其意以事功名物為廣大。而以內體之渺為精微。又似廣大為道而精微為君子用功以求廣大者。此與中庸何若也。

謝于道文 人知求精微於德性。而反遺天地萬物之理於吾心。則虛而不可用也。評 方知陸子靜原不曾尊得德性。其草廬原不曾識得朱子。文 人知務廣大於問學。而不會三千三百之禮於一原。則泛而失所歸也。評 此博學宏詞訓詁事功之無當於聖學也。二段大有發明。而可見江西永嘉之學都無是處。

溫故字是已精加精意故章句就已知已能說。已知已能與良知良能自別。人每以德性之知能爲說故多誤拈其定非也。

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名之者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人爲故厚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即如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

唐順之文云云。評　廣大高明二句。本說來一片。至溫故二句。忽然分說有德性之知能。有問學之知能。豈下二句而以二字與上兩而字文法意義各樣乎。其意謂已知已能不足言德性。必良知良能乃合耳。不知知能即德性。義理節文即問學。非謂知能各有兩種也。

惟敦厚纔可以崇禮。此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然天下有一般人實是敦篤純朴。然或負倨不以爲非。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如此講來。兩層意思都到。以字自有安頓。却無從來講學字鑿之謬。

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隆萬以後。有側重崇禮者。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即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句獨即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故艾千子直斥之爲一字不通。非激論也。

通節語勢一例。上下俱平看。方有。不分輕重。人因此句換以字。強生枝節。遂有偏主半邊者。宜千子詆其不通笑端也。

是故居上不驕節

陳子龍文 吾觀往古廢興之故。君子亦嘗進用矣。而始之未見有赫然動人之功。既也又無以爲藏身之固。而卒爲小人所困逐中其焰之然。我以爲此君子不明于機。不察於勢也。**評** 亦是久修德凝道。無不驕不倍之本領耳。豈論機勢哉。○此四句言脩凝之君子。無往而不入於道。足與足容從不驕倍來。不驕倍從尊道五句來。非謂當識有道無道之機勢而巧於作用也。巧於作用。即驕倍之小人。非君子也。且此重足興足容。不重有道無道。即有道無道。亦不專論君子小人之進退。大約有感於崇禎年門戶之鬬耳。

陳際泰文 富貴功名之樂。豈必身自享之。用其言。與用其身無以異也。**評** 發足字高出意表。然又須知即不用其言。然其理自足興於有道也。足以興者。豈言其理也。如世間秀才習爲吉利軟美

之節活脫盾浮之法雖以此得科名美祿位然其言足以亡也

是以典中分其高下更自不同而須向末作文字前道取一句

耳。

根柢俗凝惡依不倍推極是典之氣魄力量規模聲勢無所不盡

却只得君子德性問學中事方是中庸道理將文鋪揚盛美但

說成太平粉飾一流耳與上六節何與

興謂興起在位若僅在言之功用上說便似後章動而世為天下

道言而世為天下則義矣。

【駁】國既無道言而取禍不言而未必免禍自一事也【評】要之

即不容而其足容者自在【駁】朝廷之上猶有可樂身日在小人

中而安若泰山人或目其默而忌之而君子獨用之以自委蛇

於鋒鏑交加之地【評】將推尊長樂老耶此一種作用今人惟有

傳之者。小人而無忌憚。非君子之默容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恥也。故朝廷之上。更無默法。但有無道則退上。默者卑官
處士之爲也。【文】天下或以口舌爭。或以身命殉。或以招攜近或
以隱忍晋。君子皆因來也。有心以避禍。不若無心以任運。【總】無
道時紛紛景象。有許多人品行術。襯出君子甚好。但追到要緊
處。却只成差路作用。故讀書須明道爲要。
【[illegible]】世人隱於山。而賢隱於道。上下治亂。因與其事。則人不
能測之深矣。【評】保身非隱也。只是大隱作用。揚子雲於此自誤
一生。【文】人所共習者。千古巢由之癖。下而不上。默而不語。乃得
道之士。神力充則。其人世而不以張吾存者。又不在道也。【評】東
方朔張子詩至矣。〇明哲是見得事物道理分明。保身是所行
必無危殆之道。斷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亦不單就無道

默容言也。文於此理欠細確，惟隱躍躍。文走入點滑不可測一路作用去。

子曰愚而好自用節

今天下節

[illegible]云、張霞公不倍是今天下真精神，衍凝是不倍真血脈，識得可倍不可倍道理，則戒懼凛然自生。忠節今天下節，正不得擬入大同一統。廣評。評此節是上節是證，同軌同文同倫，正言不制不考不議，非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也。所以不制考議之故，却在下文。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從天子來。天子者，即下文註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蓋指文武周公也。故所稱大同一統之盛，亦從先王制作功用氣象規模而言。子思自謂當時，乃今天下不制考議之時，不指制考議之天子也。若子思

時之天子。正是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之人。亦在爲下不倍義例中。蓋議禮制度考文者乎。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而尊如時君。聖如孔子。皆不敢作禮樂。正爲今天下之禮度文。皆從文武周公來。所以大同一統。如此之盛。雖有當更定者。而時無德位並隆之人。皆當守不倍之義。雖時君不敢以愚而自用。雖孔子不敢以賤而自專也。起手即從文武周公說入。後言大同一統氣象。皆王道之大。正見不可倍道理。而評者反謂腐語未合。不亦異乎。

三同字只照上三不字。

或謂此止說時位。不兼德言。非也。儼齋謂此章爲在下位者言。故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亦非也。看下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一段。則此節同軌同文同倫。原從文

武之德位來。今天下三字不是夸盛語，謂今天下有位者無德

有德者無位，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在為下不倍義中。只合共遵

守之。正見都議禮制度考文不得，非謂其可議禮制度考文也

兼愚賤用專言為是。

右下節云無位無德皆不敢作禮樂，則今天下車書行之所以同

者，依然文武周公之所作耳。不但孔子不敢，即時王亦不敢也

若止就有位說，則下節之義不全矣。首從周初德位說下，今天

下三字鄭重宏正，方見聖人為下不倍之義，不止為勢位而言。

郭洽文 凡世之敝也，必從其虛者先疑而後實從而壞。一縣書有

不遵。一聲音有不協，而又何有於月吉之頒一王之詔也。**評** 名

論是亟，胡文定謂大非皆起於細微，可知文字不是些小事。

六書之學為之末有不穿鑿傅會者。或是好奇如石推官之類，其

失尚小。或即以解經文作其穿鑿傅會之見如臨川之字說莊渠之精蘊。其病便有不可勝言者。友人中有好此雖鄭札必以蟲鳥見及。某即不敢如此。以有洪武正韻在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首節

做得有字徹。方是說爲上不驕。若直指王天下與重字。仍只是爲下不倍中義耳。須知有字中已具本身六事在裏。不是後方增出。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節

此節是極贊君子之道。指其現成之理如是。不是說工夫。亦不是考功效。

註中明云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而時文每只虛空說道字。

遂使其言益泐而無據。

此章重在三重之道。本身以下。是所以有三重者。六事平列。未有側重本身意。然不驕根原却在本身内。考建固不是著工夫。然須有定事。考有考義。建有建義。如何剗斜裏做比方贅過。

韓世純文 君子之道甚大。所以自計其失得者亦大。不以失之其身。失之其民。斯爲失也。**評** 巧言售道。失之身。失之民根本差矣。豈得以三王天地解哉。**文** 援世所萬不及之倫而始受其屈。此可謂之屈哉。但言古不及三王。上不及天地。便謂贊美可也。**評** 如此則一味大言。便是君子之考建乎。秦政漸希亦與三王天地妄擬。亦將贊美其善乎。其言甚辨。儘能形容恢張。第考不謬。建不悖。正見君子不驕之實。如文中語。無論本領如何。只此箇

氣象却正與不驕相刺戾耳。

劉思敬文 陰陽消長。化工變化工之窮。皆慎防其悖耳。**評** 天地運氣有勝必有復。而人不能亦此理也。

金聲文 我自疑而天下之不能信我也。亦自恍惚矣。我自惑。而天下之不獲相見也。亦如後人耳。**評** 不必說到此。若不能知天知人。便天下信我見我。總不相干。**文** 君子以爲後世必無姦吾是者。或其人非聖。誠不能無乖異。非是而君子早作之師已。**評** 此段發揮得盡。陸王之學。必非孔孟之徒。後世爲所惑者。皆不能知天人之理耳。然正希意却正主其說。**文** 自無疑惑。豈誠有可以疑惑之者。故必至是而後見君子之自信至此極也。**評** 無疑惑固只在本身內。然如此說來。亦不必質俟矣。不亦驕乎。**文千**

子 既已徵諸庶民矣。則雖鬼神後王。非影響也。君子自信固如

此耳若待鬼神後聖而始無疑惑則非本身徵民之理矣蓋若追到極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足何必講徵諸庶民況以下四句耶然此章大指却不如此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有一處分毫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云君子未有不如此註指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驕也若只要自信得盡則五句都成剩語矣只爲鬼神後聖二句無憑據恐人錯會師心自是故特設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而註又特下知其理三字方見二句之實總之聖學無疑惑在理上他說無疑惑在心上信理則從戒慎恐懼明善誠身來故不驕信心則自用自專生今反古直至無忌憚正與不驕相反此毫釐之辨也或曰焉知其所自信不指理而言曰纔說得悍然自足泰然無事處便是道理走作孟子所謂知言亦只在這些上可見雖名理淵徹不能

遮蓋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節

只為上文鬼神百世聖人二句。恐人疑其渺茫夸誕。故特解之。見此是實理。天地三王。更不待言矣。

不是質鬼神無疑而知天。俟後聖不惑而知人也。知天而鬼神在其中。知人而百世聖人出其內耳。

如今人崇奉佛老。諸事淫祀。此不知天也。惑於流俗。囿於習見。方隅舉世所非。便立脚不住。此不知人也。豈必欲叛正從邪。只是於自家道理上。原鶻突。自信不及。便無所不至耳。故欲闢異端先須識得自家本等。若妄爭虛氣。下梢定一折而入於邪矣。

不是這理。雖補綴成文。總亂道耳。畢竟天是何物。鬼神是何物。天與鬼神是一物。是兩物。先儒云天者理而已。又云鬼神造化之

迹也。須做箇超日入思議。知字便不難下也。

光武亦符其宗天書。總緣不明理天者理而已矣。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節

不得但作頌美昌罪懺。須知此正是寡過之道。

所以動行言而世爲道法則其根都在上文實落語合是故節服

乃佳。

兩而字粘緊行言讀令行言兩字語輕急乃得其妙。非輕行言正

說行言到盡處不必更大致頓。凡有行有言。即世法世則。盛德

之至。非功夫純熟未易語此也。

【新增講文】自君師統分而大君之行言。因疑不足師模於百世。夫

君兼敎學之事而特重之以紀綱之設者也。【題】可知殿廷原是

書院書院主。與端拱殿廷王殘集。一也。

世字即指本朝言。若兼異代，其如無徵不信何。

仲尼祖述堯舜章

首節

全章乘仲尼以証天道，此節言仲尼入聖之功。祖述等字，若不著力，則非精義。若說沾沾地依傍規摹，又低過天道地位也。每句中須不漏此二解。

此是推本仲尼之學之大，而聖人之不待學處，與其學之渾化不測處，須看得四面圓相。

全章文　仲尼出而遂以精核之史，立萬世之師。評　說得述字小樣。祖述不指著書立說也。此是孔子所以得中庸之道源流，何等地位。卻只在功用上分疏，即其功用亦復何等。乃作此小小見識耶。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節

上兩句意在無不字。下兩句意在錯代字。正爲下節張本。泛講持載覆幬行明，便失之粗矣。

首節註即云兼內外該本末，便爲小德大德張本。下節註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可見持載二句。即並育並行之大德。四時二句。即不害不悖之小德。

陳際泰文 君子非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之難也。能用之如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之難也。**評** 兩譬如無側重意。若說用。則焉知持載覆幬非用耶。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節

陳子龍文 天地之所謂道者。非人意所測也。**評** 道字蒙泥。**文** 其主見于效法者。我得而論之。而天地之道亦因以明。**評** 此是只說

天地。而效法者在言外。非以效法者明天地也。【文】儒家皆好言理矣。理之弊。可以論大端。而推之毫末。必有所敝。【評】理明豈有毫末之弊。【文】何以冬之末可以成春。月之行可以在日。求之一一而不紊者。非理所測也。【評】惟理能測之。但精理者難耳。【文】術家皆好言數矣。數之患。可以論細微。而窮其終始。必有所失。【評】此則有之。○道指四時日月運行度合。如黃道白道之道。文中多誤解。此只說天地自然之理。雜入儒術理數等論。亦無當。

德本無大小。大小即在川流敦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為川流一為敦化也。川流即大德之支衍。敦化即小德之全體。原只是一件。

不是小德外另分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箇大德作主。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

化字即川流中看出。

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粲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出而不窮者必有敦化者在耳從小德看出大德便得貫會。

大德不在小德外敦化即從川流上見人亦欲作是觀而說來多不透蓋意中專謂川流者是分體而欲於小德上面別尋一件能統不動者爲大德也不知川流是小德而其所以不已者即大德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不是兩指陰陽乃兩箇一字之妙也。

敦字正在化字上見非化則亦不知其爲敦非其化之敦則亦無從知其爲大德也。

末句精義在所以爲三字而神氣在此之也三字。

說天地。不必更添仲尼。仲尼即在所以爲三字內也。

胸中是仲尼。口頭是天地。

立箇仲尼在前。而以天地說之。故仲尼只在天地裏面。此字所以字。如見其指點親切。否則雖知說仲尼。仲尼畢竟在天地外。

附末句文

竟以大言天地。其所以爲大者一也。夫天地之所以爲大。即仲尼之所以爲大也。知天地。不必更言仲尼矣。故中庸直指之以明引譬之義。且天下之最易相忘者。大約在人耳目之前者也。天下之最難相信者。大約在人耳目之外者也。今有理焉。即在人耳目之前。又在人耳目之外。則忘之益易。信之益難矣。而吾以爲無易也。無難也。但不忘其耳目之前者。又何難信其耳目之外者哉。今由萬物與道而及小德大德如此。此伊誰之德歟。推

二儀太極之初。此蓋虛而無所麗矣。忽而生天而麗於天。忽而生地而麗於地。忽而生天地之間而麗於天地之間。此無不全。則此無不在也。而天地得之爲最先。吾歸之於最先者而已。極參伍變化之際。此蓋紛而無所聚矣。忽而見天而聚於天。忽而見地而聚於地。忽而見天地之間而聚於天地之間。此無不得。則此無不同也。而天地出之爲長存。吾統之於長存者而已。雖然此以爲天地。誰則謂其非天地也。而吾以爲猶未知天地者也。言天地者必及此。言此者不必主天地。吾以此言天地而人愉。吾以此不言天地而人疑矣。不言天地而人疑。則其所謂愉者亦未嘗深思而明察也。人各有一天地在其意中。見天地。不見天地之大耳。見其大也。此則與吾意中之天地矣。此以爲天地之大。誰則謂其非天地之大也。而吾以爲猶未知天地之大

也言天地之大者必至此言此者不必專天地之大吾以此言天地之大而人悟吾以此不言天地之大而人驚矣不言天地而人驚則其所謂悟者亦未嘗周通而廣覽也人各有一天地之大在其意中見其大不見其所以爲大耳見其所以爲大也此則莫吾意中天地之大矣是故天下言大者至天地焉而止吾言大亦至天地焉而止彼之言大大以象此之言大大以道也大以象謂非天地不足以極其大大以道謂非大不足成其爲天地焉爾天下言天地者至其大焉而止吾言天地亦至其大焉而止彼之大天地以分殊此之大天地以理一也以分殊謂天地自有所以大以理一謂天地亦止此所以爲大焉爾然則天地之不私其大可知也使大而可私則天之內不復有地地之外不復有天而天地之各成其大已如此矣然則天地之

不分其大可知也使大而有分則大天者不足以兼地大地者不足以兼天而天地之其有其大又如此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章

首節

此章言小德川流正在分處用一籠統寬套好聽語不着。

此節先論其德未言及行處然行處下文即到矣是以二字定要離用說亦是偏

首五字通章所其爲能字通章所共提出首句是矣而或只提得天下二字若以天下之任屬至聖者却不是本義凡言天下至誠至聖皆謂其德天下莫能加非謂有天下也。

凡言天下至誠至聖皆言天下莫及意非有天下之謂

陳際泰文云云【評】五者皆言至聖之德，廿箇字，字字平放，只聰明睿知四字，統下面四德，却無輕重低昂。至每句中四字，又如何用軒輊？自欲造一番別議論，竟不管書理作何解。總之見識粗莽，全不體會道理，將世間極凡猥事理，與聖人分上一般看待。文人犯此病，非小小也。

郭日燧文 餘耳目不任而任心思，餘心思不任而任天性。【評】聰明便是耳目之性，睿知便是心思之性。有此耳目心思，便賦此聰明睿知之理，凡人之所同然者也。但氣偏欲蔽，不能完其固有。大賢以下，脩以復之，然其為聰明睿知全於學力者，理雖合一，而其神徹超異之妙，有非人力之所及者。故曰惟天下至聖為能也。足以有臨，亦須從此意象中體發。泛贊德高過物，則下面皆至聖之德，何非足臨者？亦以此為足

臨。正以此生知之質包下四段。故不得泛言也。

此言天亶神聖。首出庶物。與下知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終條理亦異也。足臨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者其下。不識此意。而欲疏聰明睿知。又為此章要主發見處說。便講到功用上。不知不覺混入知之德去。只為此義看得不分明耳。

此一段包下四段。此一段即始條理者知之事也。下四段即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故聰明睿知只作生知二字看。則足臨意亦別見氣象。

足臨之理。在聰明睿知上見。聰明睿知。在天下至聖上見。只開口惟天下至聖五字。臨字義已盡到。不待臨字恢廓大體也。

足臨固不待臨而後見。然却不是空空自命。八荒皆在吾闥。於心性中摭取。爲無憑據之說也。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詘服。此便是足臨。卽後世英雄帝王。可見其槩。以思至聖。更自不同。其所謂足。直是實事。非虛尊也。

生知之足以有臨。其光芒氣略。自有能蓋宇宙之槩。此是實事。如漢高之天授非人力。光武之帝王自有眞。唐太宗之非常人足以濟世安民。便是證据。數君尚如此。况至聖乎。

容執敬別。卽臨之事也。

寛裕溫柔諸德。皆聰明睿知中所有。容執敬別四事。亦卽臨字中條目。故有臨句極實亦極虛。

艾千子 臨字比容執敬別不同。容執敬別講入內邊細密處去。臨字講向外邊極大腔廓處去。評 謂此一段總冒下四段則是。若

謂臨字說向外邊大處。容執敬別說入內邊細處。却是交論臨與容執敬別都在外邊說。其足以則內邊事也。五段總一般。並無內外之分。

溥博淵泉節

首節言其生質之備。此又就上足字言其充積之妙。人能說小德之充積發見。却不能說出大道小德氣象來。此章言小德川流。然必說到溥博淵泉者。猶言恕便離不得忠之意也。

溥博如天節

參攷 會同諸萬國。天下背入而見天子焉。省方因四時。天子時出而見天下焉。云云。**評** 此等鋪陳粗淺。不足發至聖見敬之蘊。而朱子以爲纚然道理。人不能說。何其陋也。亦只是陳同甫漢

唐仰三代見識。看千子自作欲有謀焉文也。只到得後世英雄
作爲可知矣。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節

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

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總攝一凡字中。

發南英文云云。評 凡有血氣者五字。統結上八句。起莫不尊親耳。
極言其德化所被之廣遠。非謂民之有血氣賴至聖治安之故
尊親也。况至聖功業。已盡在如天如淵見敬言信行悅節矣。到
此處忽又補出治血氣德政來。豈非尾下安頭乎。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章

首節

天下至誠至聖。前章各有分義。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則已兼

二義。至聖即在至誠內。所謂非有二物也。

【錢吉士】朱子既云、至聖至誠之功用。又云經綸是用。立本是體。李九我曰體用二字。只說用中之體用。自立本而出之則爲經綸。自經綸而入之則爲立本。此說得之。【講】此二章總極言聖人天道之盡致。朱子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言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如此下章是就實理上說。然則此章初無貼用上說之義。九我安得造爲用中之體用。而言上從而附和之乎。用中有體用。體中又有體用。支離甚矣。總因誤看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一語見有箇用字。便要與體字文對。不知功用二字。爲爲能二字下註脚。非體用之用也。依九我言。自立本出之爲經綸。即是大用矣。自經綸入之爲立本。即是全體矣。又何用中體用之分乎。

抑所爲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凡講說多自已迷謬。到解不通處。必杜撰穿鑿。至於破碎經傳而不顧。皆此類也。

劉昌言文 在天下爲經者。在至誠則爲道。在天下爲本者。在至誠則爲性。在天地爲化育者。在至誠則爲命。**評** 配說道性命。大有語病。饒氏胡氏之言。不過分貼此三句即首章三句之理耳。猶之下章潛雖伏矣二節。即首章戒懼慎獨之理相似。正言其合一。今若文中云云。則反分而爲二矣。况首章道性命原是通論人物道理。此三句專指至誠之能事。今云在天下爲經。在至誠爲道云云。尤爲倒說。且似以此節貼首章。不似以首章貼此節也。故凡文法輕重轉側之間。稍不精細。便令賓主易位。不可不知。

天下常道皆名經。而民彝爲大。

天地化育。因其人心。爲甚只至誠知得。必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此心與天理不二。方是默契處。

楊以任文云云 評 不奈何滿肚皮謊妄悖謬之說。皆顏鈞李贄之謬種也。以世間繁華熱鬧場爲育。而以寂滅消沉打散之爲化從此悟出本來爲知。而以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爲至誠知化育之妙用。看世間法與從上聖人道德事業皆無可奈何中應化因緣公案。此豈孔氏宗傳之道乎。然論者皆不知其說所由來也。但從爲渺茫曠論而已。秀才讀聖人書。潛化爲異物而不自知。不知凡幾。皆起於文章之務高遠妙而不講本理。相率而自詆聖人。其可歎也。

肫肫其仁節

陳武龍文云云 評 此就上節極言至誠之蘊。是甚精微道理。如何

只拱向九天閶闔去。無他。只是心粗見小耳。

註云非特如之而已。今說來止得如之義。皆因先立箇仁淵天在前。而以至誠轉合。懲他說得融渾。總成兩件耳。

仁淵天在經綸三句看出。其字在天下至誠看出。肫肫淵淵浩浩在無倚中看出。

大經之本於仁。盡人所有。但至誠之肫肫能經綸之耳。

此章說至誠存主處言。故句句要說向裏去。若只在經綸大經數揚一番。不但仁字浮汎。肫肫字亦無處著貼。然欲於經綸上加深一層說。又不得。所以難也。

不是經綸上又須仁。也不是仁了又須肫肫。只想至誠經綸。合下便肫肫其仁。

金聲文 綱常名教。宇宙所賴以不朽也。而自後世之儒者主持之。

其浮游不情之狀，亦甚無可觀。【評】不知其何所指，大約祖二氏譏儒者之言。【文】彼原有所倚而出耳。倚其身以正天下，猶不僭不忒焉，而其意已無餘也。倚天下以理天下，各相維相制焉，而其情亦易盡也。【評】至誠合身與天下，亦無處見其仁，意指自了與纏繳兩失，直是異說。諸家評其淵仁字精深，亦爲好高所誤而不能辨也。【文】至誠視一世無有遠近親疎也，一家焉耳。亦并無有物我內外，一身焉耳。【評】經綸之仁，正在遠近親疎物我內外分明耳。此是釋氏平等普度慈悲，非至誠之仁也。看西銘便見其非。

但看三代以上聖人制產明倫，以及封建兵刑，許多布置，雖纖微久遠，無所不盡，都只爲天下後世人類區處，便妥當，不曾有一事一法從自己富貴及子孫世業上起一點永遠占定怕人奪

取之心。這便是肫肫其仁。自秦漢以後。許多制度其間亦未嘗無愛民澤物之良法。然其經綸之本心。却純是一箇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當。只此一點心。已將仁字根荄剗絶。安得更有經綸。此朱子謂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下者是也。後世儒者議禮。却只去迎合人主這一點心事。周周折折妝點成一箇自私自利道理。如所謂封建井田不可復。武王非聖人。堯舜不能殺舜禹。不得已以天下結識之。太王不翦商。種種謬論。皆從他不仁之心揣擬古聖肫肫之仁。正如不肖簒弑而悟舜禹之事亦如此耳。中庸於經綸大經。却說箇肫肫其仁。看古聖人心體是何等。此處看得真。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

只就淵字上着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惟從立天下之大本想出

淵字來。方見得一篇太極圖說皆具此何。方不墮入老莊之虛無。今人見識。且不見及老莊地位。固宜其麻側影響。只辨得形容擬議。唱喝淵淵乎數語了事而已。

其天從知字體出。不從化育生來。

王庭文今試以化育之所不至。爲其天之所至。則尤浩浩矣。何者此知不與化育俱盡也。評在儒者爲無極而太極。然此文見處却從難嚴堆識得來。莫被他瞞過。評論知能之咸與。一人各有一天。彼此無容借也。而必歸於體之所全。則隱衆人之天。而其天獨著。評人人有此天。時時有此天。只是浩浩歸於至誠可知有多少品量在。在儒者爲聖之時。與各聖不同。然此却從釋氏諸天得來。

苟不固聰明聖知節

此節只是極言至誠之妙。不到得此地。不能真知。便懸空揣合也。

只是影響。不見裏面許多滋味。以下總都信不及矣。知字緊貼

固達二字。其旨只在平實處。不在高玄處。

固字註止訓實字。意所不重。俗說橫生別解。是至誠上更有聰明

聖智一等人。而聰明聖智上又有能固一等人矣。不可從也。

此是下半部中庸結語。天人誠明之理。反覆詳盡。至是忽結以非

其人莫知。却不是中庸自贊聖人之道實有非言語所能窮者。

雖日用至論。到自得處其意味微妙又自不同。中庸闡此一層

境界。喫緊為人領會似乎極高。却又極實只看固字達字。逼趲

人到盡頭處真箇老婆心切。

至聖章說發見處。自表而觀。其知則易。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

誠章說存主處。自裏而觀。其知則難。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非能知也。只是反覆贊歎至誠。不是兩人事。學究家將德與道糾纏殊謬。

詩曰衣錦尚絅章

自來講說章旨之不通。莫如此章拈闇然二字爲甚。衣錦尚絅是爲己立心。闇然是讚尚絅。日章是讚衣錦。皆讚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況闇然是形容外邊。日章是形容在中之美。若以爲章旨。則篤恭須貼日章。天下平貼闇然矣。可乎。不知何村師造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今日衡文選手。無不守爲科律。此章中無題不拈。不拈者反以爲失旨矣。如云闇然之功之效。自闇然以來。則以然字當實字名目。又有闇脩至闇斷天下於闇。則又刪却然字爲名目。又不通之甚者。嗚呼。正學不明。異說肆出。借經傳以行私。造宗旨以惑世。如江門之主靜

新建之致良知，甘泉之格物，見羅之知止，充類盡義，其害有淺深大小之不同，然皆村師之見也。

首節

爲己爲人，針鋒只爭向裏向外之別，然相去千里矣。謝上蔡所謂疏食菜羹便向房裏喫，如此意思，可鄙可賤。令彼淸夜自覺，覺有不靦顏汗下者。惡字貞如棄茶堇，如避穢惡，方是自己實心。若云恐人測我中藏，則仍是小人掩著之意。

此君子指現成說。

闇然是形容君子之道，如尚絅之不外飾，非有闇然之道，亦不是主默守寂之謂。

【金聲文】道有所以章。【評】闇然不是所以，【文】天下莫不宗君子，而君子惡以其身立萬物之宗。【評】闇然亦不是逃名。【文】性命之事，

脩其在我原不令斯世斯人得以共閱其淺深離合之端【評】人自不能閱耳。若云不令，君子無暇多此作用。【文】非有德業功名之想云云【評】然則君子何想。想德業功名。便不是闇然耶。正希之所謂闇。有想便不是。

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錦之美在中也。可見君子自己所求之實。在中之美錦。非求外之襲絅。所以尚絅。不過言其不表襮其美耳。若謂君子所求在淡。故能不厭。則是君子用力於絅而得錦也。倒且謬矣。況淡簡溫與不厭文理。皆形容君子之詞。非君子以此為功自居也。

【徐為儀】已物分貼簡溫細按未確【評】總之此是形容君子不求人知而自彰著。其大段如是耳。不曾說到入德功用。亦不是君子以此三件道理為的。又何從分別人已哉。簡與溫貼闇然。文與

理貼日章。兩邊合勘。而字之義方得。或謂重上截三字。非也。其意不過欲重闇然。重闇然者。所以貼爲己意。不知闇章總是爲己。而日章尤是爲己之實。淡簡溫是絅之襲於外。貼闇然不厭文理。是錦之美在中。貼日章。然則論爲己。正當重下截與日章耳。此皆萬曆間講章之謬。

衣錦尚絅。美原在錦。不在絅也。惡其文著。惡只在著。非惡文也。簡溫絅也。文理錦也。闇然絅也。日章錦也。由是言之。重上截乎。重下截乎。但尚絅正所以爲錦。闇然正所以爲章。不可分作兩層。此而字合看之理也。

淡簡溫外之絅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錦也。人之所不見也。因人不見其錦而但見其絅。故以爲淡簡溫耳。君子立心爲己。只向裏用功。越向裏則外面越闇然。惟其不厭文理所以淡

簡溫。原只是一線事。若謂君子裏邊做不厭文理。外邊又做淡簡溫。卽成兩截。其淡簡溫卽是權術作用。與掩著的亡者同爲小人之歸矣。要之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幷不自知有不厭文理。皆是外人看得如此。但淡簡溫易看。而不厭文理難看耳。

淡而不厭。此是說君子立心爲己。其道如此。不是君子裏邊做造箇不厭道理。外面又做造箇淡來示人也。淡字只與濃艷相對。淺淺在外面看如此。若謂希夷玄淡。乃老氏之淡。與君子之淡無涉。況彼是說內。而此是說外。雜和其說不得。

上面說立心爲己。是得大頭腦。知遠之近三句。卻又就其中曉得了下手樞機所在。故曰又知此三者。混在上文甲裏不得。混在入德工夫不得。

上文已知大段向裏。此又下手處見箇把柄耳。

上四句正說闇然日章。是爲己立心大段。此三句是下手處。又須識得機要所以然。方能實做工夫。下二節乃所謂入德也。

看註云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字前頗有來路。而知字亦講不得太精深也。

此即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至之知也。

重在知字。人所曉也。然將知字說得深微便不是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箇爲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愼獨戒懼工夫也。

[illegible]自記 知遠之近三句。乃相疊漸漸說到裏面去。故朱子云三句一句緊一句。講三句也原是平說。語氣總注末句。不得停泊。但細分看。其理一句緊一句耳。

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文錯認做風俗風

化之風則與遠近何復槩矣。

此節只重人德不重君子。

首章從天順說下來此章從人倒說上去故入手處更說得分曉

詩云潛雖伏矣節

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

此章從下學逆說到盡頭故先慎獨而次戒懼者以慎獨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其實戒懼包得慎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謹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懼也。

此節言慎獨之事人之所不見五字便是獨字註脚凡意念初動非爲未著時人所不見而自己獨見此時此處謂之獨耳大學註云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地字最當玩人每忽却地字。

誤認知字。遂將獨字硬派入心體上說。將兩節工夫混而爲一。而於工夫次第。亦先後倒亂。看中庸首章從天命說來。則戒懼在前而愼獨在後。此章從下學入德說起。則愼獨在前而戒懼在後。節次分明如此。如之何其可紊也。

【金聲文】君子一生。有耳而不敢外聽也。有目而不敢外視也。【評】收視返聽。墮黜聰明。不是君子之內省。【文】內省不疚。亦遂泰然而無惡矣。【評】無惡不是泰然。泰然便有惡矣。【文】功力有専用之地。方其不疚於內。未必周旋之盡無失也。【評】如此說。是硬把捉耳。【文】內足以奪乎其外。則雖有非有刺。冐天下之惡而有不辭。【評】道出外邊。又愆粗。要之禪學。提到內來。是空無。放到外便是無忌憚。【文】內足以勝乎其外。則雖人宗人述。享一世之名而亦有所不動。【評】不動豈卽無惡哉。【文】其省之深也。極之潛天潛地而

一念不起【評】此是正希宗旨，到處提著鼻孔。○禪學最怕分晰，只要打成一片。本體即功夫，不得分析。況工夫又可分節次耶。故存養省察界分。一切抹殺首章戒懼慎獨與此兩節，必要做一串說，自白沙陽明以來講學者皆主此，不獨正希為然也。正希借題目白椎說法耳。原評謂俗氣與魔氣俱盡，真正道學。吾謂俗氣與道學俱盡，所存但有魔也。

此言慎獨之事。慎獨從每事每念發端隱微處省察精明，不使有絲毫夾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到事事省察，念念省察，工夫精密，更無愧怍之端，乃所謂無惡於志。此兩句自微分省察到純熟時，動靜只成一片，於戒懼涵養著力，則下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與惡於志有分。

詩云相在爾室節

此節與首章戒慎恐懼節對。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此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詩曰奏假無言節

陳子龍文云云。講曰此節以下至末節。總以推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妙。非爲治道商量化民之術也。純從勸懲起見。覺而千里矣。

詩曰不顯惟德節

潛雖伏矣二節。是天德工夫。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是工夫到極處奏假無言二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平。是功效到極處。步步各有實際。淺人不能詳。乃好言渾一而提以爲高。其實粗疏沒分曉耳。

揚補詩只引端是故後義仰稍進以上諸節類然即以維德貼篤恭天下平貼百辟刑者謬。**註**百辟其刑之註云德愈深而效愈遠則此句自貼天下平爲是蓋民勸民威自是國治事有辟其刑乃天下平之事也。

看註其德愈深意到此正是不勝辨處。

此節須照上節進一步說乃見德愈深而效愈遠意若止籠侗混說不第兩節層次不見只篤恭天下平五字氣象亦不盡也。

此與脩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相似即在上文更深一層耳非歷倒一切也。

到此是極處篤恭天下平總是形容。

不是到此纔篤恭也不是過此不消篤恭也不是爲天下平而篤恭也不是篤恭必然天下平。

歸有光文穆然者聖人之容而已而不知其由篤恭以致之也評訓由慎獨戒懼則可篤恭即穆然聖容也。

錢禮云云評篤恭工夫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候足一分效驗又潤一分耳不斷其敬功夫火候已到盡處故天下平效驗亦到極處別有篤恭之妙者固非謂與上文全無分次者亦粗也此道久爲門面膚廓語蒙蔽得此直撥霧見天矣門人管天錫余之淵問中此節承上兩節似於功效界分有混而謹獨一節又似脫離曰是誠有病病在迸此下不一提過耳朱子謂自尚綱至此五節言始學成德來路淺深之序看第三節註云爲己之功益加密矣則潛雖節尚是始學界上事而自相在以下二節則皆成德事也奏假兩節雖說效而德在其中故曰德愈深而效愈遠此文雙承上兩節亦承成德說來要之慎獨與戒慎

恐懼。功夫有疎密淺深。原不是截然兩截事。慎獨在零星入手說。戒慎恐懼無時不然。則統體純熟火候到統體純熟。則慎獨在其中矣。入德以慎獨爲主。一慎獨足以直達篤恭。成德却以無時不敬爲至。故戒慎恐懼足以括慎獨。當善會也。

此是中庸盡處。方見下節所云。

此章是全部盡頭。此句是此章盡頭。下節只引詩詠歎此句。故註謂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別有三等也。

詩云予懷明德節

此節只形容不顯。不更推深。

毛猶有倫。他處有字極粗。此處有字極微。有只與無爭耳。

[illegible]云云。評無字從聲臭轉出。極言不顯之微妙。今却加出無形無用虛無無爲許多無字。一絲掛搭不上。大力好談虛玄

寂滅到此却一場敗闕何也。此無非彼無也。

至矣是贊德非贊詩也。

呂子評語正編附刻

親炙錄

刻評語正編將竣。呂子門人嚴鄭先生出所記親炙錄一册見示。余受讀終卷。隻語單詞。靡不體認親切而詳記之。實與評語相爲表裏。而其闡微言大義。又多有評語所未及。昔伊川稱明道語錄。惟李端伯得其意。斯殆庶幾矣。因悉擇其尤切要者八十九條。約略以大學論孟中庸爲次。附刻正編之後。而其論文數條。亦于餘編末附焉。惜其平日講習議論。及其門者。大槩視爲衆業泛常。不加記錄。遂多不傳。嗚呼。當時學如嚴鄭者幾人哉。聞姚江馬籛侯尚有錄本。而余故友嚴澤金君元台口授數條。余亦竊記而藏篋。訪購裒集。合爲語錄一編。以公同好。姑俟諸異日云。康

熙丙申孟冬東鼎豐識。

自古及今。聖賢講論。只有一道。更無二說可以參和。

朱子見地甚高。直是聖人已達一間之顏子也。

朱子之學。至方遜志沒而遂無傳。

學者先須篤信了。然後去學。啓禎間文士作文好背朱說。何嘗不讀集註。緣他不肯篤信朱子。所以見異便遷。若篤信時。即有與己意不合處。亦必詳加思辨之功。反反覆覆求明而後已。既不篤信。只是師心自用。小有不合。便已畔去。更不去思辨。最上一層。終無由到矣。故我願學者且只守著朱子之說。奉之當如神明蓍蔡。即使其學果有不是處。我且只依他做去。看是如何。久之當自然有合于我心矣。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咸感也。中虛。然後能感人而受人之益。若信之不篤。則已見偶窒于中。安

能虛而受益乎。

世間只有兩種學。異學俗學而已。異學者。以六經爲筌蹄。其說猖狂恣肆。顯與傳註違背。俗學則又依違于文義訓詁之間。自以爲遵傳註。而于此理毫無所見。徒成一種學究氣象。庸陋卑鄙已耳。二說之外。更無學者矣。又曰。今人別有一種學術。却將老聃瞿曇蘇秦張儀王莽曹操和合爲一。自以爲集大成。獨闢去了孔孟程朱。眞可怪也。

今時講學之徒。開口高談性命。卒遇小事。便不能辦。偶然爲鄉里處分一件公事。便紛然終日不決。或以租債來還。即自算帳不清。總由平日所講。不務窮理。徒事訓詁。於聖賢分上毫沒交涉若窮得理時。與鄉人催租。便自有箇催租的無過不及之則。到邑中納稅。便自有箇納稅的無過不及之則。方是明體達用。方

是道學。

學者患不能立志。今世間儘有聰明之士。只是不肯堅立志向耳。

爲學最要先分主客。主客既分。則雖酬酢萬變。而常以文章義理爲主。外務不能累矣。

爲學須循序漸進。不可欲速。欲速則便生正與助長之病。但將文章義理。時時涵泳於心。勿使間斷。久則自然義精仁熟。豁然有得矣。若讀書。且只從容讀去。時日既積。自然富有。不可限量。誇多鬬靡。徒致不熟。無益也。

讀書時。亦當養其心力。勿使驟竭。假若一日能讀五張。則且只讀三張。常使心力有餘。方能精熟。

一日語遠曰。精神薄弱。且勿强讀。只將聖賢書潛心玩味。自會養得完好。程子亦云。吾受氣甚薄。三十始完好。至四十而浸盛。只

理義充足。精神自然充養也。

一日又語逵曰。讀書亦要其河漢。只要有源流。今人不尋其源。惟務汎獵。故不免有望洋之歎。若從六經一路讀來。元非浩博。蓋後人說話。大槩祖述前言。其一半多是前人文字中所有。假如先讀國策後讀史記。便已有一半熟文字。便省却一半工夫。到得積久。愈讀愈簡。嘗習讀書先看六要。後看準繩。覺一半已是六要中說過。便不須着實去記。凡看何書。俱用此法。

學者必須心細。方看得書中罅縫出。譬如鍼鋒。從眼子上移去。一過疏罅。驀然而入。若揣有門。雖徑尺之滿。只一滾過去。更不覺也。

問講說何書最好。曰。書最愿講說。書理之不明。講說害之也。

一日池荷盛開。逵侍立。先生曰。昔張潔古觀荷葉而悟其形之肖

胃遂製枳朮丸用荷葉蒸飯爲丸取其清陽之氣能直從水土之下上達也其徒李東垣因廣其意造補中益氣湯尤爲精妙乃知明於醫者觸處洞然無非此理蓋凡物之理原自如此一草一木無不與造化相通其理則皆具于我心陽明乃以格物爲騖外支離渠本不曉格物之法而妄以強詞奪理耳如言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使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諸如此類悉屬強詞大學本意謂有父母即有此孝之理故隨處感觸雖一草一木皆可悟到父母身上而反之于心原實有此理則我心之理即在一草一木可見一草一木之理即是我心之孝理所以貫于格物豈謂要孝只于父上去格要忠只于君上去格要交友治民只于友上民上去格方謂之格物

哉。如其言。則荷葉只是荷葉。如何可通到人身之胃。昔格物者。只一荷葉。論胃則可通胃。論別臟腑。則可通別臟腑。不論醫而論別事。則又可通別事。總之此理一耳。理豈有不通乎。

問愼獨義。曰。註中實與不實意。要看得好。不是起初善了。中間忽然又着一點不善念頭。故謂之不實也。若辨別善惡。仍是致知中裏話矣。只爲此箇爲善去惡念頭。有時到中間。忽然不着緊了。或動于外誘。或阻于利害。初時甚是真切。到此便漸漸鬆去。則雖猶在這裏爲善。而此意不求必得。猶在這裏去惡。而此意不務決去。此便是不實的關頭。此箇關頭。方其鬆動處。必有時刻可尋。故謂之幾。然却是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故謂之獨。

今人多說某滅却心學。不是。不知聖賢原多只在心上用功。某亦未嘗滅却心學。只是才說心。便有箇天在。不似釋氏之以心爲

學也

程子曰釋氏本心吾儒本天二語說得最精釋氏將心置天上只見得我心爲大便自無忌憚吾儒却不敢如此見得惟天爲大這上面更有天在便自當敬畏天者理而已矣理便有一定不易之是非不憑理而憑心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必至於顛倒錯謬狂亂失心而後已

釋氏中設佛象旁列諸天乃其寓意以爲象教佛者心也天者理也明乎心尊而理卑也釋氏只要打掉一箇理字故雖有本領好的人一墮其說茫然無所憑據臨事未有不鶻突莫知所措也

二氏之學只是全無敬畏視天下何事不可爲吾儒却要常存敬畏非直是要敬畏乎天之謂其敬畏處我心便是天體試看天

行健。天何嘗一日不敬畏。天有一刻不敬畏。我與君若都無倚託矣。東坡譏程子何時打得這敬字破。他亦只是溺于彼說。不知這敬字却打破不得也。

人心有主宰。即夢寐中亦能把握。吾少習居卒伍中。往往喫烟。後遂不能禁。一日營中杜退思前輩來訪某相見極歡。方陪杜坐某旋起入內喫烟。及出杜已知之。詰某某不敢不以實對。杜嘿然良久。忽歎曰。不謂公亦如是。某時聞言若刀斧齊下。流汗沾背。無地自容。自此遂絕不復喫。然猶時時夢喫烟。喫時忽然猛省。輒震掉而寤。如是年餘。方不復夢。乃知古人晝觀妻子。夜卜夢寐。良有以也。

人家未有無盛衰者。無盛衰。是國無興亡。天無晝夜寒暑矣。豈得有此理。但嘗見人家盛時。便有不可復衰之勢。一衰即倒。及其

衰時。又無可以復盛之機。此不可不念也。要在當其盛時。必使其後可以衰可以衰而復盛。當其衰時。必使其後可以盛。可以盛而不即至於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葬用瀝清。朱子法也。某舊時竊以爲不然。張考夫何商隱皆以某爲非。及觀家禮附錄所載朱子已自貶其說。蓋瀝清爲物。遇寒則凝。遇熱則釋。夏月必從四旁滲去。況用時乘熱灌下。棺中必且受其炮炙。於心亦不自安。某於此等見處。多有與古人暗合者。又知書貴早看。某若早看及此。曩時即有以正張何二公之失矣。

問東漢君子賢於東晉。是否。曰。自是東漢人品正。然太矯激處。其弊必變而爲東晉之脫略矣。東晉人物。爲害最大。先王之道。一

壞于秦至漢儒稍知講求晉人出而倡言曰禮豈爲我設耶於是縉紳之徒翻然改轍先王之教澌盡燈滅貽禍中國匪細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息蓋自老莊告子而晉人而象山陽明說雖屢更而其淵源則一也

違問不違如愚是知亦是以發是行否先生曰謂不違處是知則可若是發則動靜語默皆是不必定是行

問一貫義曰今只說曾子本門有見于用而無見于體此誤看註中語也體用二字本不相離但析之則隨事各有其體而合之則又只是一箇體曾子隨事精察緣他只在事上見得各有其體耳却不會得聖人之心渾然全體流行處故曰但未知其體之一會得來一體時便自無所不貫不然却未免有精察不到處蓋聖人亦只是力量大故其體無不該猶天地之氣無不舉

也。

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先儒以為大儒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不求逆覩故先儒以為有儒者氣象三代以後人物庶幾只有孔明問孔明才略似管仲其學問殆過諸曰然又問孔明于伊呂何如曰觀其事後主亦何減伊尹之于太甲耶又問鄴侯似孔明曰鄴侯固精細然不及孔明氣象大問昭烈德過漢高曰高祖氣局大惜時無孔明耳。

門人有有過被遣遶侍先生于覲稼樓先生因謂遶曰此處便當見不賢而內自省矣爾雖皆賢者決不至此然要知此只是利心所致耳學者最先要于此立脚得牢孟子一書惟辨義利凡義利源頭不清則充類至義之盡卽到此矣。

是夕又訓曰。今日在此處不可只求作好文字而已。須尋向上一層去始得。凡人內有所得者。即嘿然靜坐時。自足動人。昔張考夫所得亦甚淺。然往常與人相對。不發一語。人已歎服。乃知感人自有眞處也。

人能明於義理。見得是非爲重。利害爲輕。自然能處困而亨矣。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昔高旦中常患貧。形于憂歎。余請之曰。公憂餓死耶。餓死事。古之人有行之者。夷齊是也。吾能追蹤夷齊。則大愉快矣。又奚憂爲。恐雖餓死。卻仍不是夷齊。是則可憂也。公亦求所以爲夷齊者而可矣。遂因進問曰。淵明其庶乎。曰然。然其所學近乎老莊。不失晉人遺習耳。

因說鬼神。有人言無鬼。先生曰。公只是硬不信。不濟事也。若一日略見聲響。便道是有矣。須是親眼見鬼。仍只是無有。如是眞知

不然。只如阮聸纘作無鬼論，徒為鬼所揶揄耳。

笑府載一人牘尾署云，事忙不及寫大萬字，故以方字少一點者代之。今人處事，大率皆然，只是都不覺耳。諺所謂餅口兆掩掩魏曰者此也。

問克伐怨欲不行未可以為仁。曰，此只論盡是不盡是，不爭自然與勉強也。雖能制之使不行，中有一毫未能淨盡，後日便不可知。如醫家散風邪，不曾散盡，忽然後發，必更甚于前。須要散得十分清楚，然後徐投補劑，使元氣日充，自無復發之患矣。故克己克到十分淨盡，然後只去天理上用功，更不患其走作也。

為溫飽之高人易，為寒餓之高人難。人要到貧賤患難至不堪處，直至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毫髮不動，方是學問。昔曾語黃聊木曰，吾輩不至窮餓之故，不為苟且，怎便見得勝公等處。正須俟來

飢寒迫身時看某何如耳。

吾輩今日須立向上一層。不可只在中等界上游移。立在上一層。便站定不下來。若只在中三等界上游移。到後來氣衰。必一跌下來矣。人品大約有九等。上一層有上中下。中一層亦有上中下。須居上之下。不可只爲中之上。

何先生謂論隱是人皆以爲不可接。此是以不肯待人。即此心便已非仁。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須知天下無不可教誨之人。只爲人性皆善故也。

今人最患無所用其心思。又多用思慮。此是學者大病。論語君子有九思。又曰近思。曰思不出其位。此是何等樣用心思。奈何膠膠擾擾。終日只將閒思慮混過。行事時。即思此事。若無事時。此中果能湛然寧一。戒愼恐懼。固是上達工夫。然此須是功候熟

時方能。初時豈能把捉。既難把捉。須將一事做箇題目入思議。勿使其心散誕無所收拾。如諺所云放郤爬兒拏掃帚者。常常有一事在心。方不易走作。益心如轆轤一般。不收拾在正經思議上去。則這一刻間思慮便起。故當以我御心。不可聽心之自爲起滅。心既收拾在此。則周身血氣都聚。用得熟時。凡事之來。可坐而照。今人應事忙迫。總由平時用得不熟也。

因命達駿對刻文樣本。曰。對樣事亦不易。須細心逐字對過去。昔惟張佩璁能之。凡書經其讐校者。即便無錯落字樣。餘未之或能矣。只此便是視思明。

一日晏集。先生問在座曰。早上有雷。諸君聞否。皆起對曰。不聞。先生曰。可知是不能聽思聰。

昨病中。親友致書慰問者。輒以用心太過爲規。不知吾曾用心只

有不及。安有太過。聖賢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無有因病廢心者。且用心亦不能致病。用之得其正。安有致疾之理。

志壹動氣。氣壹動志。二語只懸空說。不分好歹。推而言之。聖人體信達順而四靈爲畜。即是志壹動氣。仰觀俯察而作八卦。即是氣壹動志。

有俗人來求醫。便辭以疾。且告以不可之故。猶冈請不已。先生不悅。嘔血遂發。適論志氣。因曰。人來求醫。吾便因怒致疾。亦是不能善養氣。壹動志也。

問以虛受人。虛明與謙虛二意俱有否。曰虛明意似隱。此處只重謙卑。大意謂不自以爲善。方能受人之善。蓋主受人說。即大舜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之意。虛明是至誠無私。便不是虛。是實矣。蓋心有欲。其虛者。有欲其實者。客氣欲虛。天理欲實。能

虛則能實矣。

居喪用訃帖。古無此禮。但當云治喪一人出名可耳。如或未能復古。則當薄稱不孝子。不當用孤哀子。何也。假如繼母在而喪父者。稱哀則傷繼母。不稱哀則蔑嫡母矣。此所以有礙也。又曰。稱未也。親喪所宜自盡者。正自有在。復古者應不自此始。

井田自是良法。封建學校皆必本于此。萬世不可易。或謂今之田不可復井者。真陋儒鄙俗之談。今齊魯宋衛之墟。不耕之土。不知其幾千里也。從而畫之。當時疆界依然也。若大江以南。山陵林麓之地。先王所以度地居民者。亦自有法。載在周禮。可考而知。今人自不曾讀書耳。何得妄言不可復井。既復然後封建可復。陋儒又言封建不當復。正不知廢封建後。國祚日以促。禍亂日以慘。此又何說也。試觀周衰王室雖卑。諸侯雖强。然當時有

獫狁犬戎之亂。而終不能以爲禍。秦廢封建。陵夷至于漢魏。而遂有六朝之變。唐之藩鎮。跋扈不臣。然回紇吐蕃反爲中國用。宋廢藩鎮。而宋之天下。遂與彝狄相終始。此其明效大驗也。是故羸政趙匡胤。萬世之罪人也。

籛侯于禪學煞曾用功來。故于儒禪分界處。辨晰甚清。諸公都不曾曉得禪。徒硬不信耳。欲明吾說之是。必先明彼說之非。有謂後生不可使觀二氏之書者。吾獨不謂然。邪說誣民。幾于不可致詰。正當使學者徧觀彼說。深窺其底裏所在。其破綻方不能瞞。朱子所謂惟其識得禪。于靜不能欺也。孟子知言。亦只是知得詖淫邪遁之說耳。深知其說。然後直攻其邪。無所逃匿。譬如辨假銀者。目中徒見真銀。忽有以假銀來混。不能別也。惟于世間一切爐火之術。一一看過。纔遇假銀。自然被他當場捉破矣。

問禪家改頭換面之說波蕩後生惑溺賢智其害甚深且大若初時只勸人爲善亦似較近曰只爲渠於利害上講便多不是纔講利害即是私心聖賢之道以公爲善以私爲惡且如行孝以爲子事父母必當孝而孝其孝則出于公心若謂孝於父母則子孫亦以孝報我是不爲父母起見而仍爲我身起見也其孝即私矣惡矣塗遇餓人惻然哀而與之食其與食則出於公心若以爲明中捨去暗中來是與食之時非哀其餓也望其冥報相遺也此心即私矣惡矣故釋氏爲善只以利吾儒爲善只以公

近世士大夫喜言善惡報應其害不小先王教人以孝弟忠信只是理所當爲不論報應故古者人人明于義理降自春秋天下雖已大亂然其時往往以匹夫之賤有害于義理猶或愧靦面

死。或不食嗟來之食而死。了然不爲死生禍福所移。齊桓晉文心迹雖假。然當時事勢。欲爲秦孝公事何難。而終已不爲。非力不贍也。知義理之不可也。直至戰國。蘇張之徒出而橫議興。暴秦繼之以坑燒。先王之道蕩然無存。純以自私自利之心。行權謀術數之事。蓋其所知。死生禍福而已。佛氏因之以操其術而入中國。愚者既惑于報應之說以爲真有此事。聰明之士亦知其說之誣也。則又惑于脫離死生之說。於是此士之人。拱手歸降。無一能出其圈套。求晉人物。尤尚虛玄。遂使神州陸沉。中原塗炭。逮乎近世。陽明之學徧天下。其說尤猖狂狡獪。僞種流傳薰人骨髓。學士大夫所知所聞。莫非此說。遂牽以事理爲障。視官府如傳舍。當人國若兒戲。爲害匪細。良以先王道熄。正學不明。無有起而大聲疾呼申明其害者。此孟子所以不得已于辨

楊墨也。聞者勿以吾言爲腐。得吾說而存之。後有作者。庶乎知陽明之害道若此其甚也。

問陽明事功何如。曰。陽明安得云事功。當時天下全盛。宸濠乳臭子。全不知兵。雖時無陽明。其立擒必矣。又且借援張永。犯祖制結交內侍之禁。故當時曾掛彈章。謂其學本異端。功由詭遇。二語足以槩其生平矣。且即以功論。陽明之功而當封。則于忠肅眞有再造之功者。又當何如。當時也先之强。突宓百倍宸濠。土木之變。何異靖康。當高宗時。李綱趙鼎爲之相。張韓劉岳爲之將。而不能有所爲者。而忠肅一人。不動聲色。徐挈故物而還之。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其視陽明之功爲何如者。祭且不封。而徒震驚于陽明何哉。

陽明。林濟也。白沙。曾洞也。故陽明又能兼白沙。

嘗有舉王陽明與劉念臺並言者。予應之曰。此便不以其倫。陽明豈可與劉先生同日而語哉。劉先生講學雖本陽明。是其見理不明處。然中心卻誠實。陽明直是欺罔人。烏得與于君子之列。白沙甘泉與陽明同一詐僞。傳至許敬菴。敬菴傳蕺山。二公較誠實。惜學術不是耳。

有謂其不當闢陽明者。曰。學術即有不是。先賢未可輕議。余應之曰。楊朱墨翟亦是孟子前輩人。然則孟子亦輕議先賢耶。又謂譏彈太過。余曰。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非譏彈太過耶。其人曰。豈得有此。余曰。請看傳習錄。其人默然而退。

或舉傳習錄中語云。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其心之不存。此一語似與聖賢無別。曰。公正不知此語大有病在。言語無序。病在理不明也。凡人用心說話時。豈便能皆有序乎。若云言語無序。亦足

以見其理之不明則得之矣。曰亦足以見其心之不明亦無弊。

七政逆行當以曆家右旋之說爲是。儒家以爲左旋者非。蓋一順一逆而後成文章。亦是理當如此。

問月中暗處或以爲地影何如。曰若是地影。則月行有東西南北之遷移。地影亦當隨之而變矣。何以不然。大抵月陰精陰體必有虧欠。其形當有凹凸。暗處當是其凹處光有不滿耳。此說亦從無人及。吾自見得當如此。

據西人之論。凡日月星辰之變。皆有常數。非可挽回。然王者政令自與天通。要不可不修省。不然。天變不足畏。又豈有是理。

學者先須明于辭受取予。然後義理可造。今時拘謹無能一輩。于此兢慎不苟者猶有之。若恃才諸作用者。未有不自以爲雄才大略。無所不可。不屑屑于道上計較。試觀古來作用之大何如

伊尹。伐夏救民。眞是開闢天地以來未有之事。宜其雄才大略無所不可矣。何以必曰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耶。可知取予關頭煞是要緊。後來才略如漢高唐太。直可以造三代而終不能者。只爲這一箇關頭不曾打透耳。

問平旦之氣與浩然之氣。二氣字同否。曰。不同。浩然之氣。須是集義始有。平旦只是此一點淸明之氣。如一淵水。日裏攪得渾了。到夜間定有一番澄淸。浩然之氣。雖生平本有。到牿亡時。此氣亦隨而亡了。平旦之氣。直至牿之反覆方無。只緣此氣甚微。故不能生理義耳。

口與腹爲嗜欲之門。聖人所以賤之。

孟子說苦其心志五句。今人窮秀才幾人不然。何不聞有一人可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只爲不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耳。譬如禪家棒喝。挺然直下承當。便應立地成佛。若承當不起。即死於棒下矣。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今時窮秀才。何曾一人一日不然。譬如將千觔擔子。壓在各人肩上。肩挑不起。即被壓倒。既已壓倒。天亦不復顧惜。所謂傾者覆之也。有人極力肩起。不肯被他壓倒。天亦必幇扶他上肩。不使蹉跌也。

問八卦卦義俱好。惟坎獨無德可象。何歟。曰以陽陷陰中故也。然陷於險而能出險。即此是德。所以能出險者。以雖陷而能得中故耳。

赤斐問中庸首章。先生曰。學者先須識得心性二字。請問。曰心是虛靈不昧之器。性是健順五常之理。惟其虛靈不昧。是以能包

藏健順五常之理。若單說心。便差入良知家去矣。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大始問天命之謂性。此性字當指善而言。但不論偏全否。曰。性兼人物而言。自當不分偏全。又曰。性道俱兼物而言。如馬能行遠。牛能耕地。即是天命之性。惟馬有行遠之性。故可乘。牛有耕地之性。故可服。馬之就乘。牛之就服。即是率性之道。馬不能生而就乘。聖人爲之絡其首。然後馬可乘。牛不能生而就服。聖人爲之穿其鼻。然後牛可服。即是脩道之教。且在物亦各有偏全。馬不能背良。牛不能背健。即是其性之偏處。服牛乘馬。即是聖人盡物性處。

亦斐又問誠無爲幾善惡。此是慎獨之獨否。曰。幾訓意則得。指獨則非。

中和二字兼心說。中是心與性合併處。和是心所發之情合於天則處。不可便將性字替中字。情字替和字。

延平未發之說。亦是有爲而發。大槩因馳逐之輩不肯靜養者言之。不是要人只于此處用功也。如程子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好學。亦是此意。不是謂靜坐便了。若陸子靜合眼端坐求悟之謂也。延曰。延平之意。莫只是戒愼恐懼工夫否。曰然。

問朱子論呂與叔喜怒哀樂未發之說曰。由空而後見乎中。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所爲中者而執之。竊意延平先生常令學者思未發時氣象。恐亦是求見所謂中者而執之之意。曰。延平所爲中者有實理。正欲人于此時體認天理。非釋氏觀心之謂。某嘗夜半起視天體。見萬籟闃寂時。大氣運行不倦。于此可以見人之心體矣。

延平先生力量甚大。看來似只尋常。忽然撥轉一箇朱子。何等力量。朱子早年已浸淫於彼說。不是延平。誰能救正得他。

饒侯曰。此理明時。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學者須要到此境界方住。先生曰。此亦無他。其要只在改過。若能于日用間。動靜語默隨時體察。有過即改。不怕不到此境界。

問費隱章。夫婦之知能。何以必說到居室上。曰。不但是夫婦。全章都是說此事。正見其為陰陽化育之妙。問如此看來。鳶飛魚躍正當指生生不已處說。何以大全無此說。曰。此是大全謬處。而今且看鳶始交。必高飛。魚生子。必上躍。引詩二語。正為此也。故註中特下化育二字。今人先看得此事鄙褻。不堪出口。不知此却純是自己私欲做主。故然。聖人看來。正是天理微妙處。全部易經只說陰陽男女。詩首關雎。書先釐降媯汭。誠以此乃天理

人欲分別關頭。于此能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即是化育之妙。即是與天地合其德。故中庸此章。特指出此事。示人以求道之原下章便說子臣弟友。譬如行遠登高。從夫婦說到父母。蓋夫婦兼統仁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于其中分別出仁來。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于其中分別出義來。由父子而推之兄弟。爲仁之識。由君臣而推之朋友。爲義之識。夫婦是太極。子臣弟友是四象。子臣是二老。弟友是二少。

問舜其大孝章。曰。大全說來。都是以下五件做成一箇大孝。惟某看來。乃是以一箇大孝做成下五件也。若道以下五件做成大孝。則堯何嘗不爲聖人。何嘗不尊富饗保。何以獨稱舜爲大孝。自古聖人未有不孝。惟舜之聖人則前是一件孝做成其他納揆賓門雖都是德。然總不若其孝之爲大。所以四岳舉舜。亦只

說他克諧以孝。堯遂妻之以二女。直至于受終陟位。豈非尊甯
瞽瞍保皆從孝來。是其孝爲何等之孝。所以說箇大孝。中庸引此
以明孝本庸德。必如舜之孝。直到如此地位。方是庸行之至。若
如講說所云。則王莽曹操皆得謂之大孝矣。
凡驕盜猜忌二者。最是害事。漢高之得天下無他。只是善任人耳。
以齊楚之地分王韓彭。令各自取此爲善任韓彭也。若將韓彭
置之麾下而後用之。則爲羽所擒矣。韓彭何能爲哉。任人一事。
非但有國爲然。今朋友間託人代爲一事。亦須開誠以待。若猜
忌中生。則鮮有不害者。弟覺察不可不明耳。旣以託之。須是開
誠布公。始終信任方可。故學者度量不可不弘。心思不可不密。
師友之功。只在思辨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廢其一卽非學。卽一
邊條目卻居其四。可見誠身全要在明善。明善必須師友。師友

之功。又只在講習箴規上可以致力。到得立誠。雖師友不能為之助矣。故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今日於此講論。謂遂于程朱之理庶無遺憾。則吾不敢知。若其塗轍之正。與所以講論之心一出于誠篤。此固吾黨所能自信者耳。

某六七歲時。精神甚弱。常有夢魘之患。至十三歲。即自知于書理上講求。十五而後。此理爽然見得。後遂不作邪夢矣。

某於醫道。亦只從集註近思錄中得來。

凡事到精義入神地位。只是一箇切題而已。如度曲亦然。每唱出一字。自始至終不離某音。即是擅場。故精於醫者。必先審病因。一切變症。俱從此轉出。乃為切題。

壬戌正月。見先生于驛司橋舟中。先生曰。去歲幾登鬼錄。今自分

得必死症。不久於人世矣。修短有數。所耿耿者。胸中少有所知識。嘗欲得同志幾人相與討論。尚有幾件事可以發明。今遂無可傳授。虛負此知耳。

癸亥五月先生疾病。一日入問疾。先生曰。夜來覺更甚。以今日却交芒種節耳。因問交節何故病甚。曰。人在天地氣中。猶魚在水中。魚不見其爲水也。然無時不與水接。人不見其爲氣也。然無時不與氣接。人與氣有一息相接不來。便成疾矣。故値節氣將交。病每必甚者。緣日月一交會。則天地之氣一變。天地之氣變而人身之氣變不及。便接天地之氣不來。所以甚也。又問節氣以何爲甚。曰。霜降立春二節前爲尤甚。一是收斂之始。一是生發之始耳。

昊曰。晚侍立耕釣居庭中。先生曰。適來靜坐。默念吾行年五十有

五。然計來生於此世。只可二十年耳。自甲辰以後。所爲。方可謂之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從前三十五年行事。愧怍。不可勝悔也。又笑曰。吾行年雖短。然他日這篇行狀。却自難做。平生更歷境界。眞難殫述也。

先生常自言教人于小學工夫處少。故見學者言動有不檢束。輒痛懲之。以下遺事

先生每見人閒走。便大怒。曰此只是心思散誕耳。

先生敎人。大槩以讀書窮理爲主。而輔以居敬涵養之功。謂近來一種良知之說。錮蔽人心。不致知而務力行。則必爲冥行。不致知而講主敬。則流爲虛寂。故吃緊處必以致知爲先。嘗與高明之士言。必戒以持敬。而與誠篤之士言。却只教窮理。

先生接引後學之心。惓惓不已。四方有來學者必喜。然遠方之士

不輕引見或因門人而後進者亦必令於近地且居久而觀其志趣事否然後納拜或嫌門牆太峻先生曰今日學者徇名者多務實者少不得不如此況這裏門風淡薄自然來遊者少耳。先生與人講論其人或不悟必反覆開譬俟其明曉乃已雖終日言而不倦也。

外間不知先生者輒議先生迂怪先生嘗曰吾亦自是常人爲遂後來見嘗見先生者未有不歎爲和易可親釋然于外間之論議也。

朱聲始先生嘗曰晚村十三歲時跳擲花壇間忽軒渠顧余曰今人崇尚陽明之說牴槩朱子吾讀集註但見其與聖言脗合耳余驚曰吾子乃爾聰明但尚須沉潛未便自是也晚邨兒時便闢陽明今人乃謂其有爲而然豈非説夢。

有謂先生闢陽明。是欲與近日姚江之說相左而然。譬如解之曰。甲與乙相爭于道傍。姑無問其孰是孰非。忽土院中出一蟻。大聲詈甲云。汝與乙爭。是若欲殘吾蝨耳。聞者有不揶揄大笑乎。